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瓦格纳式 主导动机的借用

袁晶 李晓莉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南昌 330022)

摘要 作为“爵士乐时代的桂冠诗人”，菲茨杰拉德对音乐性的运用是其一大大特色，本论文从德国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主导动机在小说中的借用着手，以此来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塑造人物形象的音乐方式，如何增强小说主题思想的震撼力和艺术表现力。此研究不但有助于读者深刻了解人物性格，而且对深入理解菲茨杰拉德小说提供了崭新的音乐视角。

关键词 瓦格纳 主导动机 人物塑造 音乐性

文章编号 1671-0703(2011)01-044-03

一、引言

菲茨杰拉德是当时美国社会最璀璨、最绚丽的爵士乐时代中敏锐超然的洞察者，凭借他那细腻哀婉、深沉凝练的笔调准确细腻地描绘了从一战结束到经济危机爆发的十年间美国社会，这是属于这一代迷惘、放荡不羁而又焦躁不安的人的噩梦，把自己细腻独到的见解与文章的艺术形式紧密相连。在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丰富的想象力和饱含浪漫情感刻画出了那个时代的芸芸众生相，刻画了一位有灵有肉的生活在梦中的人物形象盖茨比。本论文将从他对德国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主导动机的借用着手来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塑造丰满人物形象的音乐方式，如何增强小说主题思想的震撼力和艺术表现力。

二、瓦格纳式主导动机的艺术内涵及特色

瓦格纳作为一名极具创新和实验精神的改革者，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优秀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和戏剧作家。在瓦格纳的音乐道路上，他的奋斗目标是纠正传统歌剧的弊端，进而打破传统歌剧的束缚，最终成功地将传统歌剧转变为宏大规模、集戏剧性、标题性为一体的带声乐交响乐，并推陈出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歌剧形式——“乐剧”(Musikdrama)。其美学实质为赋予多个主题材料(它们互相之间可以有所关联)以角色的意义，通过对这些主题材料的贯穿运用、变形处理、分合交错来表现角色的发展、转变和交往，从而将他律性的戏剧内涵投射在自律性的音乐材料运作之中，使得戏剧与音乐密切相关，以展示整体艺术品的有机交融、多元为一的理念。

瓦格纳式主导动机由一种表示特定意义的简短的旋律或乐曲构成，这些旋律象征特定的人或事或物。随着作为核心的主导动机不断变化展开，这些主导动机所象征的对象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当不同的主导动机出现时，则意味着特定人物的出场或事件的发生，主导动机的反复重现以及在变化

中呈现的和谐统一可以产生强烈而深刻的舞台戏剧效果。

三、《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瓦格纳式主导动机的借用

本文在瓦格纳式主导动机的启迪下将瓦格纳乐剧中的主导动机变通为反复出现在文本中的意象，使其与特定的人或物形成固定的联系，从而塑造人物的性格、刻画人物的情感，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主导动机在文本中的反复出现能够让读者产生联想，使之与相关的人物或情节联系起来，对塑造人物起到了画龙点睛之妙，本论文将对瓦格纳式主导动机的借用之于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

(一)人物塑造

黛西是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主角，她漂亮迷人娇媚浪漫，但道德堕落，沉溺享乐，内心空虚，其最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金钱至上。小说通过对黛西的声音以及她的色调这两个主导动机，惟妙惟肖地把黛西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深刻揭露了黛西的内在本质，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1)声音。《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是一部用来“读”的小说，更是一部用来“听”的小说。小说中的大量声音描写，包括赋予静物以声，创造出一种恰如蒙太奇的艺术效果。

黛西作为拜金主义者，有关她的声音的主导动机贯穿于整篇小说。初次出场，作者就用不惜笔墨地描写她的声音：“她开始用她那低低的、令人激动的声音向我提问。这是那种叫人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一组你终生再也难以听到的优美音律。她的脸庞忧郁而美丽，脸上有明媚的神采、明媚的眼睛和一张明媚而热情的嘴，但是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为她倾倒过的男人都无法忘记的。”这种令人神魂颠倒的声音仿佛成为了黛西的代名词。

再如文中其他关于黛西声音的描写，“它里面充满了钱币的叮当声，这正是那抑扬有致的噪音具有永久的魅力之所在，因为它是钱币那银铃似的声响，它是对金钱的最高亢的赞歌，她是白色宫殿里的高高在上的国王的女儿，那位金发

女公主”如此动人的声音却还是拜倒在金钱的魔力之下,没有金钱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能够征服这个声音。在爱情与金钱的天平上,她早已倾向于金钱的一边。黛西的声音作为一种意象在小说中被反复描写,一次又一次地在读者的心灵烙上深深的印记。

(2)白色。白色是小说中刻画黛西的主要色调,这一主导意象的反复出现所产生的讽刺效果强烈而又深刻。尼克在汤姆家中第一次见到一袭白衣的表妹黛西,她身上散发的白色光芒甚至使整座房子都弥漫着舒缓的浅色调,而正是这看似纯洁的白色成为了盖茨比迷恋一生,却最终无法企及的梦,仿佛一位圣洁的女神。但她的灵魂早已被金钱腐蚀,污迹斑斑。

白色代表着空虚冷漠,在黛西美貌空洞的外表之下,隐藏的是道德以及价值观的沦丧。盖茨比为她耗尽了所有的激情与热血,甚至生命,在盖茨比孤独而冰冷的尸体还浸泡在游泳池时,黛西却回到了丈夫的身边一起远出旅行。黛西象征着“爵士时代”的社会精神风貌以及资产阶级堕落的价值和道德评判标准,乃至绚丽“美国梦”的破灭所导致的荒原景象。

(二)场景烘托

小说中的意象并非象征主义惯用的那种神秘莫测或隐晦难解的文字,而是充满着写实主义风格,表现为以具体事物表抽象意义。这种象征手法在小说中反复再现,烘托场景,升华主题,本文对场景烘托的分析将从以下三个部分进行。

(1)音乐(歌曲及舞曲)。音乐(歌曲及舞曲)音乐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精神风貌的再现。烘托氛围、塑造人物、升华主题或是评价反思都是音乐在小说中的作用,也是作者意志的延伸。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爵士乐的鼎盛时期,这时的音乐充满着怀旧、理想主义、渴望、越轨和堕落,而这些特征就集中体现在盖茨比身上。

音乐这一主导动机对场景的烘托以及情节的推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尼克从乔丹那里得知盖茨比的计划时,儿童合唱歌曲《阿拉伯酋长》响起在耳畔,盖茨比只有财富才能与奢华的阿拉伯酋长媲美,但对于爱情,他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小说中的第二个派对中,当黛西即将离开时,小说中的背景音乐是“哀怨动人”的小华尔兹舞曲《凌晨三点钟》。虽然黛西心有不忍,但依然陶醉在缠绵婉转的旋律之中,因为“正是在盖茨比的晚会的随随便便的气氛之中,就有她自己的世界中完全没的种种浪漫的可能性”,这为她提供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但她最终还是选择离去。曲终人散预示着爱情的终结,从此盖茨比就开始走上了不归路,正所谓曲终人散事更哀。

(2)眼睛。在小说中,艾克尔伯格眼睛的巨幅广告画这一主导动机共出现了六次,可见此意象在小说中的突出意义。

艾克尔伯格医生的眼睛不仅见证了灰土谷毫无生机的生活,见证了汤姆与威尔逊太太对自己奸情的无耻炫耀,也见证了惨死在车下的威尔逊太太以及冷酷逃离的黛西。作者通过威尔逊的话道明了广告牌上艾克尔堡大夫的眼睛的象征意义,把艾克尔堡大夫的眼睛比喻为上帝的眼睛或许有些荒诞,但在这样一个金钱与享乐麻痹人们心灵的时代,上帝也不过是看似伟大实则对罪恶无能为力的广告牌而已。在小说中,这双巨眼虽然“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却显得“黯然无光,大而无神”,让人毫无希望,它象征着正在远离人类的上帝对堕落放纵的人类的抛弃以及对不法现象的漠视。在这样一个人们蔑视道德法律,放荡不羁,人情淡漠,世态炎凉的时代,菲茨杰拉德作为一名有敏锐的智者,清醒地意识到上帝的眼睛无所不在,正义的力量在这混浊世界虽然显得单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3)绿灯。“绿灯”这一意象作为另一突出主导动机在文本的情节发展高潮处出现了三次,对解读主人公盖茨比的人物性格尤为重要。在西方文化中,绿色的内含丰富多样,不仅象征新生的希望、驰骋的自由之外,而且还象征着朝气蓬勃的青春和永恒的信心,绿色仿佛是盖茨比的一生的色彩。

长岛码头黛西家尽头那盏绿灯在盖茨比看来是他未来幸福的象征。然而在盖茨比追逐幸福的过程中,却觉得无限渺茫。盖茨比在月色朦胧的夜晚站在草坪上,“他奇怪地朝那黑黝黝的海面伸出双臂。虽然我离他很远,但是,我敢发誓他的身子在发抖。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朝大海望去——暮色苍茫中唯见一点绿色的灯光在遥远的码头那边闪烁着。”绿灯不仅象征着他不可企及的梦想,还象征着他未来的憧憬和希望,盖茨比孤独地注视着它,仿佛要拥抱这盏象征着他心中爱情与梦想的绿灯。文本中绿灯的描述细致而微妙,也从另一个层面暗示着盖茨比梦想的实现是如此渺茫。

在小说的第五章,作者第二次提到“绿灯”。在尼克家,盖茨比和黛西邂逅之后,盖茨比邀请黛西参观他的豪宅,虚荣的黛西垂涎盖茨比的财富而对盖茨比表现好感,使盖茨比误认为他能够实现长久以来拥有黛西的梦想,此刻的黛西已近在咫尺,但是盖茨比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吗?在女主角黛西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下,盖茨比为之付出努力的所有梦想注定要化为云烟。

第三次出现绿灯是在小说的结尾处:“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将来。”尼克在盖茨比死后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盖茨比与绿灯的联系似乎已经割裂不断了,借绿灯这一主导动机象征着盖茨比的希望。与此同时,绿色也是美元的颜色,绿灯这一主导动机也象征着盖茨比对财富的追求。在小说中,绿灯贯穿盖茨比的整个生活,这盏绿灯给他希望和指(下转第110页)

命感和责任心的福斯特在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表达其对英国中产阶级生存和精神状态的担忧。在剖析了多组二元对立的矛盾后,福斯特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用两个词来概括,便是“自由”和“爱”。福斯特曾经这么评价自己“我属于维多利亚时期处于没落阶段的自由主义”,这是一种讲求博爱、仁爱,宣扬人性,倡导自由的理念,继承和发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福斯特将自由与爱的观点贯穿于整部小说,试图告诫麻木、伪善的英国中产阶级“人类除了自由的愿望之外,还有另一种愿望,这就是爱的愿望,两者的结合,或许会带来某种东西的诞生”。这不仅对于当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有着警醒和启示的作用,还将对整个人类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因为“自由”与“爱”是永恒的主题,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上接第 107 页)则是有意识地为“恶”呐喊,认为反抗旧习俗的“恶”才真正伟大。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说的: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较起来也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旧的、日益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婪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在《天堂还是地狱》中,当姑妈们“堕落”撒谎时,她们为了拯救病人不畏陈规陋习的威胁,不顾内心挣扎的痛苦,在

(上接第 45 页)引,让他感到希望是唾手可得,又是那样的渺如仙境,可望而不可及,最终那盏象征着希望的绿灯消失在盖茨比眼前了,通向梦想的旅途从此变得一片漆黑。绿灯在作品中的意义深刻而复杂,从表层上看象征着必然破灭的梦想和希望,但从深层上看却象征着一种进取拼搏精神,盖茨比对自己的梦坚信不疑并始终如一努力地去追求,这种精神正是那个时代所缺乏的和作者所赞赏和推崇的。“绿灯”这一主导动机升华了整部作品的主题,起到了旗帜的作用。

四、结语

音乐能够借助声音传递感情,而文学则通过文字展现人生,两种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瓦格纳的启发,菲茨

- [1] Lionel Trilling. E. M. Forster. Norfolk: Conneticut, 1943.
- [2] Colmer John. E.M. Forster: The Personal Vo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 [3]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关于英国人性格的说明. 李辉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 [4] Walter Allen. The English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5] 爱·摩·福斯特.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巫涵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6] 弗吉尼亚·伍尔夫. 论小说与小说家. 瞿世镜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 [7] 拉曼·赛尔登. 文学批评理论. 刘象愚, 陈永国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8] 胡振明. 距离·空气·风景——浅析《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女性意识.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 (5).
- [9] 马瓊. 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 [10] 米歇尔·福柯. 规则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刘北成, 杨远婴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3.
- [11] 宋希仁. 西方伦理思想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12] E. M. Forster.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51.

今天看来是一种善,是人性的伟大,它给病人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与病魔战斗的力量。姑妈们的“堕落”犹如凤凰涅槃,给她们带来了重生。正因为如此,亚当夏娃最终可以彻底地忏悔,姑妈们却发现她们已经不可救药,无法忏悔,而这正意味着她们彻底地重生。

参考文献:

- [1] 马克·吐温著,许汝祉译. 马克·吐温自传.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 [2] 殷宝书著. 弥尔顿评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 [3] 智量, 熊玉鹏(主编). 外国现代派文学词典.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4] 朱振武著. 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 学林出版社, 2004.
- [5] Mark Twain,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68.
- [6] 弥尔顿著,朱维之译. 失乐园.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7] 郑天星编. 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 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1.

杰拉德成功地将主导动机变通为一种塑造人物,烘托场景的技巧,把声音和颜色作为主导动机塑造人物形象,通过乐曲,眼睛以及绿灯的主导动机描写烘托场景,使得小说整体结构超越了小说传统意义上的微观透视范畴,表现出意境悠远的宏观透视美感,为自己的文学作品营造出了一个别具匠心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 [1] 蒋一民. 音乐美学.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1.
- [2] 吴荣华. 歌剧中的“主导动机”手法考源. 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6).
- [3] 王晓敏.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色彩象征的运用.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

